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二十九回 安富陳榮謀按院 善財龍女戲觀音

龍兒將看出蛟行小足之事，痛哭說知，道：「看他病症，竟像害著相思。姪兒到此時候，姑娘又這等愛他，不得不實說了。」驚吹正待回答，丫鬟急報：「師爺聽見這邊哭聲，只認太太有變，大叫母親，嚇死在床了！」驚吹滿心辣痛，七跌八撞的，趕過房來，捧著蛟行頭面，極聲哭叫。龍兒學素娥之法，用力一拿，方哭醒轉來。驚吹脫去衣裙，單留小衣，鑽入被中，將蛟行抱在懷裡，臉對臉兒的說道：「親兒，你有心話，可從實告訴，沒有不依從你們的。你病到這樣地位，還只顧藏在肚裡，你就不顧性命，也須憐念我兩人性命。倘有三長兩短，不急死，也須苦死了！」蛟行淚如雨下，凝著龍兒，欲言又止。驚吹把眾人俱遣出房，單留小連一人。摸他身上，衣褲相連，用線縫扣，還是連靴睡在被裡。因喝小連道：「你這丫頭，怎不替小姐脫掉了靴子？我兒，你把改裝來意，快說出來罷！」蛟行見事已破露，只得含羞說道：「孩兒實即府學教官孫女，姓錢，不姓魏，蛟行即孩兒之名，並非表號，是吟詠之吟。小連亦是憐愛之憐。父母俱亡，自幼家祖撫養教訓。因孩兒有些姿質，妄想擇個佳婿。到任後，常把大哥會墨及殿試三策諷誦，說是天下奇才，只可惜已有親事，對著孩兒歎說：『天生你這般才貌，又天生文年兄這才學，年紀又甚相當，而不能配合，此乃命也！』及大哥由常至蘇，家祖迎送回來，向孩兒說：『為庸俗人妻，不若為英雄之妾！他父親四房姬妾，皆屬官家才貌俱全之女，還有郡主在內。你若肯屈，我就請媒議親。我看文年兄相貌功名，俱不在文年伯之下；為其側室，亦不至辱沒家聲。你不見齊桓、秦穆皆一時霸主，尚以女為重耳妾媵乎？』孩兒亦愛會墨三策如寶，又因家祖贊不容口，援古證今，苦苦相勸，心便活動。但不知人品如何？倘徒有才華，而狼戾輕薄，豈不誤終身大事？故與家祖商議，改裝至此，密探得德與才稱，再議婚姻。數月以來，見大哥德器深沈，性情溫厚；兼蒙母親慈愛，不啻親生，竊幸此事可成，終身有托。不意八月初五一夜，為大哥灌醉，識破丑形以後，即情意冷落，形跡闊疏。孩兒自愧自憐，鬱結不解，遂成此病。今蒙母親盤問，敢不實陳！」說罷，嗚咽不已。

驚吹手拭其淚，說道：「他父親現是六房妻妾，他將來亦無禁其置妾之理。得爾心肯，我所樂從。只要你把心放寬，病好起來，即擇日下定。母親及二哥處，包在我身上，修書玉成，卻不可因定了親，怕有嫌疑，便要回家。要如童養媳婦一般，你與大哥兄妹稱呼。待大哥離了外任，再定行止也。」蛟行道：「蒙母親垂慈，是極好的了！但不知大哥心上如何？若有嫌棄之心，雖母親屈成，將來必有團扇之悲矣！」驚吹道：「這是你錯疑他了。他因你病，容顏消瘦，飲食俱廢，淚點不乾，你難道不知？」蛟吟沈吟道：「求母親問明，八月初五以後，相待何故迥異於前？以實告知女兒再處。」驚吹應諾。令小憐脫去蛟吟小靴：「取人參湯來吃，講這許多話，定是乏了。」

自己便穿衣起床，回至房中，盤問龍兒。龍兒道：「姪兒因看破改裝，便覺有男女之嫌，以後實係形跡闊疏。卻並未情意冷落。只不便黃昏侵曉，密切談心；酒後茶前，談諧肆意，以致他猜疑了。姪兒除非終身不置妾則已，如許置一妾以佐理內政，則走遍天下。何處可尋？還有甚不願呢？妻妾之間，最易生嫌。此女待姑娘如此孝敬，必能順事表妹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？」驚吹大喜道：「我已一口許下他了！」因把自己之言，述了一遍。龍兒亦大喜致謝。驚吹忙去說知。蛟吟益感龍兒之有情，而又能守禮，心結一解，便一日一日好將起來。驚吹急急趕起主婢兩人衣裙鞋腳。至十五日，龍兒、蛟吟生日，病值全愈，蛟吟改換女裝，至驚吹床前問候。

驚吹細看，與鳳姐眉目不同，美麗則一，更饒一種纏綿婉媚情致，不覺我見猶憐，捧住香腮，連喚：「親兒！你病初癒，不該起得恁早！今日你兩人生日，便是吉期，待你大哥進來，替你作定便了！」蛟吟臉上泛出兩朵桃花，垂頭不語。驚吹洗面，便來捧巾，梳頭便來理櫛；從前雖是親熱，究有男女之分，此時則更水乳交融矣。龍兒行香回來，便要避入裡間，被驚吹一把扯住道：「女兒怎是這樣？你兩人每日要一處辦事，商量計較的，豈可相避？我說的如童養一般，兄妹稱呼的了，快大家相叫。」蛟吟只得低低叫一聲大哥，龍兒便回叫二妹。驚吹道：「女兒行二嗎？」蛟吟乖覺，答道：「女兒並無姊妹，想是留姐姐的地步。」

驚吹歡喜說：「這也是個道理。但你表妹年紀反小些，便怎麼處？」龍兒道：「現在公主娘娘，不是以小年而居四位庶母之上嗎？二妹將來，自然該稱表妹為大姐姐也。」因向蛟吟道：「我們先行了望日之禮，停會再行生日之禮罷。」於是兩人望空拜了祖母、父母，去見了東方僑，驚吹稟知情節，驚喜不已。回來見過驚吹，然後二人相見。驚吹道：「以後女兒就在房裡辦事，夜間就與我同床睡覺。」蛟吟便令小憐，將文捲鋪陳都收拾過這邊來。午間，驚吹復領二人，去拜了東方僑，望空遙拜水夫人等，兩人又拜了驚吹。拜時雖同站一單，卻總後一步，不敢與龍兒齊等。驚吹深喜其禮讓。蛟吟請龍兒上坐拜壽，龍兒道：「夫妻之禮，以待將來。如今且只行兄妹之禮。」驚吹道：「論起來，女兒是西賓，還該僱你大哥。有將來一說，便只依兄妹之禮罷了。」於是兩人平拜。

驚吹頭上拔一枝金鳳釵，簪在蛟吟發上；又解龍兒所佩雙玉蓮環，佩於蛟吟帶上，道：「以此二物為定。俟我寫書進京，女兒亦通知令祖，然後備禮定親。」蛟吟歡喜，受了插定。合衙人俱來祝壽，一概辭去。

午後，大排筵宴，雙慶生辰。東方僑於席間取歷本，擇於次日起身回家。驚吹知有祭祠、謁墓等節事，不敢復留。十六一早，復備席餞行。龍兒定於十二月初一日按湖州，先於二十四日至杭州，補看各營。隔晚二十三日，至江頭，將要泊船，外水把篷一折，船折過岸，幾個外水齊用長篙，往岸盡力一篙，那船直掀過來，再湊潮水一衝，舵工又把舵捩脫了水，那船便直往江心翻去。舵工水手各搶船板，赴水逃生，一船之人，俱落江底。

第二號船上，便是驚吹、蛟吟，眼見龍兒落水，魂魄一齊飛散。蛟吟忙喊：「不論諸色人等，救起大老爺的，賞銀一千兩！隨從人等，每一人一百兩！」驚吹、柏氏、天絲等，便俱依言同喊。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本船後船水手，衙役中熟於水性者，便紛紛跳下。須臾，成全舉著龍兒，伏波舉著錦囊，金硯亦撈有船板，趕至船邊，驚吹、蛟吟、柏氏、天絲方才住抖。龍兒送進中艙，寒冬天氣，被水一浸，被風一括，已面無人色，牙關咬緊。驚吹便不顧男女之嫌，把濕衣濕褲脫下，手上解下印囊，放開胸前衣服，抱坐懷中溫暖。但酒既飲多，又已疲乏，便沉沉睡去。

成全、伏波復下水，救起四個小內監。各水手衙役，又撈著六個小內監，兩個門子。上下諸人，一名不少。俱吃火酒醬姜，不飲酒者即灌薑湯，個個救活。驚吹大喜，把京裡帶來的五千銀子，兌出二千三百兩，分賞眾人。蛟吟忙問：「金硯可能勞動？」柏氏道：「他原識水性，撈有船板，未經沉底，現已照常。」蛟吟忙喚至頭艙，給與現成牌票，吩咐如此如此。金硯答應上涯。

門子傳稟：「岸上文武各官伺候請安，不敢稟見，求示進城時刻。」蛟吟吩咐：「天晚夜涼，大老爺在船過夜，打發各官俱回。只派兵役巡更守夜，打撈救命等物可也。」門子傳諭訖，復稟：「救命儀仗等物，已經各官撈齊曬晾，明早稟繳。」驚吹道：「船裡不便益，你怎不同我商量，竟自發放？」蛟吟附耳說道：「今日翻船，不關風水，必係陳榮、安富等設謀，夜裡必復來暗害。當今成全、伏波夫婦徹夜偵探，錦囊夫妻徹夜防守。若得有賊人，則國法可伸，私仇可報矣！」驚吹似信不信，含糊答應。

蛟吟一面吩咐家將們巡防，一面催促夜膳，俟龍兒醒轉，述知其意，並催早睡。龍兒點頭道：「一些不錯，父親在京早已料到，故特奏帶成全、伏波。我們用過夜飯，便是歇息。只是鋪蓋已落水中，便有撈獲，亦不可睡矣！」驚吹道：「此時只索行權，我與女兒一被，你就睡我之被可也。」到得半夜，忽然發喊。說：「拿住鑿船賊了！」登時岸上兵役，船裡諸人，一齊驚起。伏波已捆縛一人，驗是舵工，丟落船頭，將鎖鍊鎖好，仍去巡緝。

至天明，各官投揭，稟繳救命等物。幸救書用油紙封卷，裝入竹筒，未經浸濕。龍兒令家眷進衙，舵工發監。自己帶領家將，趕赴教場看操。罰跪穿耳者，不過十數人；合計賞數，竟在八分以上；因違了期限，降作六分以上，給與功牌。官士渚等，皆歡呼

叩謝。回到衙中，金硯已獲帶舵工妻子，並安富之妾，及一個和尚，即是江西禪師，名喚白玉。在衙密稟道：「家將奉小姐之命，昨日進城，先到安富家中，安富不在家，見這妾進禪房，與白玉奸宿。俟其睡熟，點起悶香，將姦夫奸婦雙捆，想要解醒，嚇問安富密謀，及舵工妻子足跡。適見床頭一隻拜匣，緘封秘密，打開看時，見這一紙議單，已自畫供招。因把小姐所付牌檄，連夜傳了聞人將軍，並城守營汛，圍了陳、安兩宅。在陳榮家內，捉獲其子陳相，並安富兩人。在安富家內，捉獲舵工妻子。陳相、安富交與聞人將軍看管。家將把這四人解案聽勘。」龍兒看過議單，立刻坐堂，監提舵工、陳榮，並拘到陳相、安富勘問。

先喚舵工上堂，將議單給看，喝令實招。舵工見各犯俱齊，議單現據，徒受刑法何益？因實供：「陳榮設謀，陳相、安富主使，知小的兄弟們熟於水性，許給一萬兩銀子，要害大老爺性命。這就是小的妹子，現為安富之妾。船隻本錢，又俱是安富的。該死聽從。憑這白玉禪師立了議單，事成之後，陳、安家各出銀五千兩。把小的妻子，預先藏入安府。小的因見大老爺被人救起，原想逃走。後因大老爺仍宿在船，便與兄弟們商議，若鑿得沉船，仍可得萬兩銀子，不須逃走，該死又來鑿船的。四個兄弟，見小的被拿，想是都逃走了，實不知他們去處。」舵工妻子、陳榮、陳相、安富、白玉，見舵工已招，又有議單確據，俱不待加刑，各各供招，畫供已畢。

後審姦情，又是雙雙捉獲的，無可抵賴，亦具直招。奸婦說：「白玉本事好，府中女眷半與通姦；小婦人撞破了，才被姊妹們捉住，與白玉通姦起的。」龍兒拍案怒喝，不許指攀，那奸婦才不敢牽扯，帶褲責四十板發回。喝把白玉夾一夾，棒打四十翻青，白玉大叫：「犯僧已直招了，求免夾棍！若但治奸罪，犯僧願打；若還要治議單之罪，律上載明二罪同發，應從重論的！」

龍兒喝道：「你這賊禿，無惡不作，還想二罪從重嗎？休講別事，只安富這廝，供養人在家，要求福田利益，是要把家中女人俱佈施與你姦淫的嗎？論起法來，萬死猶輕；一夾四十，是從寬不過的了！」左右呈驗夾棍，揀了一副極短極硬的；呈驗竹板，揀了一對極重極毛的。這一夾棍，四十板子，把白玉十分性命，去了九分多些，只剩有七八釐米景了。當將舵工妻子討保，各犯分發司府兩監，疊成文卷，差了急足，拜發本卷。又將一千兩銀子，分賞金硯、伏波，以旌其功。

次日，起馬按湖州。至二十日封印後，事已大簡。到二十六日，更是閒空。鸞吹道：「文武之道，一張一弛。這幾日內，你兩人可尋些頑耍之事，引我喜笑喜笑。」龍兒道：「頑耍之事，如下棋、抹牌、投壺、打雙陸、搶紅、猜手、賭拳、奪標、打鞦韆、捉迷藏俱是，姑娘吩咐該做那一樣？」鸞吹道：「雖都是頑耍之事，卻不發笑，只有捉迷藏好笑些，女兒可肯做？」蛟吟道：「倘被大哥捉住，可不乏趣；女兒也不便捉住大哥！」鸞吹道：「你也說出幾件來看。」蛟吟道：「還是藏鬪、拆白、猜謎、摺紙符、繫鮑魚、續生麻、對巧對罷？」鸞吹道：「也不發笑。」龍兒道：「翻角鬥、豎蜻蜓、上竹竿、甩台腳、豁虎跳、跌百腳、接長人、裝矮子、三人騎白馬、七人牽黃牛罷，這卻又是頑耍，又得發笑。」蛟吟慌道：「這是一件也做不來的！」

龍兒道：「你只不肯做罷了，不信一件也做不來也罷，如今和你扮鬼臉，賭笑面，難道也不來？」鸞吹笑道：「扮鬼臉，女兒也是不肯的。這賭笑面，又是你的絕技，鳳姐這頭親事，不是你吃奶時節賭笑面騙來的嗎？」龍兒不覺失笑。蛟吟問：「姐姐與大哥怎樣賭笑？」鸞吹笑道：「那時你姐姐還是七八十歲老人，沒到這世裡來哩！」因把安樂窩內龍兒與水夫人賭笑，及湘靈等議親之事說知。蛟吟失笑道：「原來姐姐是沒曾投胎就定親的，就真是天緣了！」

鸞吹道：「我倒想有一法，不如說笑話罷，除了村的陳的不許說，要各出心裁，與你我三人有些關合，謔而不虐，又發得人笑。丫鬟們取酒般來就算行令，吃一令杯說一笑話。發得兩人的笑，兩人俱吃還一杯。發不得笑，收回了一杯，重說。如串捏有情，發得大笑，兩人須吃三杯。但不許強著不笑。就從我先說起，挨坐而來，週而復始。」丫鬟們如飛取到酒般。

鸞吹乾一小杯，說道：「這裡湖州人家，有四個姊妹，閒談天下快心之事。大姐道：『生有好女兒，是最快心的事。』二姐道：『有好女兒，又配得好女婿，才是快心。』三姐道：『有好女兒配了好女婿去，便得再過繼一個好女兒，方得快心。』四姐道：『過繼著好女兒，須得也配給好女婿，方是第一等快心。』大姐不依道：『有好女婿的快心，原為好女兒見，過繼女兒雖好，怎比得親生女兒？反一併配給女婿，去分女兒之愛，這不成了癡子心？』四姐道：『現在文按院的丈母，不是過繼個好女兒，就許給他的好女婿，每日心花開放，笑得口都合不攏來，把親生女兒撇在腦後，怎不見人說他是個癡子呢？』」龍兒、蛟吟都笑了。

蛟吟道：「母親真個掉得下姐姐？怎不同出京來？」鸞吹道：「初時也記掛，自得了你，便把他放淡了。我這笑話卻是真情，連自己也解脫不出是啥緣故哩！」蛟吟撲入鸞吹懷中，撒嬌道：「莫非前世原是母親的女兒，怎得母親憐愛副這等地位？」鸞吹抱坐膝上，叫丫鬟斟酒。龍兒、蛟吟各乾一杯。輪到龍兒，龍兒又乾一杯令酒，說道：

「父親定了規條，皇上降了詔旨，僧尼道士年未滿四十者，勒令還俗；四十以上者，不許招受年少生徒。陽間便是府州縣官奉行，陰間便是城隍奉行。城隍查到觀音庵裡，見觀音身邊，立著善財、龍女，大怒道：『奉旨不許招受年少生徒，你這尼姑怎敢違禁呢？』觀音慌道：『並不是招受的徒弟。』指著龍女說：『這是女兒；』指著善財說：『這是女婿。』城隍道：『這兩個男女年紀甚小，還不是婚姻的時候，怎得存在一處呢？』觀音說：『是童養在家的。』城隍道：『你這面貌甚是少艾，奉旨是該還俗的，可曾嫁有丈夫呢？』觀音說：『早已嫁有丈夫。』城隍道：『丈夫是誰？』觀音道：『是東方翰林。』城隍道：『你既嫁東方丈夫，怎不同丈夫往東方去，還住在這南海邊上呢？』觀音指著善財道：『這女婿家住吳江，』指著龍女道：『這女兒家住松江，都在南海邊上。』城隍不等說完，即駁問道：『你家住南海普陀落伽山，誰人不知？怎說你的女兒，住在松江？』觀音道：『實不敢瞞，這女兒不是親生，是過繼松江府錢家的。因歡喜這女兒、女婿，要就近照管他，便拋撇了丈夫，情願冷清清的，守著兩個男女，連這樣大節下，都不回去過年哩！』」這笑話，把合房的人都笑個不住。

鸞歡更是眼睛沒縫的笑，說：「這扭捏得好，比我的笑話強遠了！只是面貌少艾，卻說不上，我自己知道是個老婆子樣兒了。」天絲道：「大小姐皮色少嫩，還像不滿二十歲的人，怎說起老來？」鸞吹笑道：「我若不滿二十歲，就是歡喜女兒、女婿，這樣大節下，也要回去過年了！」天絲等都笑道：「大小姐原來也會說趣話的！」鸞吹笑道：「今日是講笑話的日子，許你板板兒講道學嗎？閒話休題，女兒，我合你該吃三杯，且乾了酒，好聽你說。」於是，放下蛟吟，各飲三小杯，蛟吟又吃了一小杯令酒，說道：

「觀音愛那女兒、女婿，帶在身邊，時刻不離。不想女婿善財有個仇家孫行者，探知觀音要往杭州天竺去受香花供養，變作南海守洞黑熊神，架了觀音的慈航寶筏，泊在岸邊。觀音帶著善財、龍女上了座船，開至中間，行者弄神通，把船一側，將善財翻落水底。幸有花籃內金魚在海中遊戲，登時將善財送起，雖未傷命，卻被冷水一淹，海風一刮，已是凍壞牙關，咬得格格的響。觀音著忙，替善財脫去裹肚紅褲，解開胸前纏絡，抱坐在懷，用熱酒醬姜去其寒氣。龍女恨那行者，走出頭艙，想設計擒獲猴精。觀音救轉善財，忽地回頭，不見龍女。那龍女雖不是觀音親生之女，卻勝如親生女兒，異樣疼惜，只認是也掉下海，猛吃一驚。忙踏蓮花，向海底尋覓不見，認是他父親赦順救去，逕入水晶宮裡。那時東海龍王，請洞庭龍王女婿柳毅做先生，教龍子、龍孫的書。觀音受驚之後，心神恍惚，竟錯認洞庭龍王的女婿，做東海龍王的女兒，上前就叫女兒。柳毅忙跪在地，回叫母親。那些龍子、龍孫都詫異極了，說：『先生怎自認起女兒來？』柳毅道：『你們有所不知，天下人那一個不冷淡先生，親熟女兒？若肯把先生認作女兒，是求之不得的事！你不見松江錢蛟吟剛做得幾日先生，就認東方太太做了母親，把他愛若親生，風吹肉痛，由著他裝愁帶癡的坐在懷裡，敲松子，剝瓜仁，呷和合湯，說笑話，吃酒行令，好不快活哩！』」鸞吹正呷著一口和合湯，猛然失笑，噴了滿地。

龍兒及丫鬟、僕婦，俱笑不絕聲。鸞吹道：「你兩個一認善財，一認龍女，把我硬派作觀音。善財嘲笑觀音少艾，拋撇丈夫，冷清清地不回去過年。龍女嘲笑觀音，連人也不認得，將男作女，亂叫女兒。這不成了善財、龍女戲觀音嗎？姪兒，我與你各吃三杯，再罰善財、龍女戲弄觀音酒一杯。女兒做先生時，我幾會冷淡過來？再罰女兒屈說酒。」龍兒、蛟吟俱先乾罰酒，龍兒再陪鸞吹吃過三杯。

蛟吟請鸞吹重說起，鸞吹道：「我年紀比你兩個多，意智卻少；身量比你兩個長，口才卻短。那裡會翻心挖肚，造出這些話

來！母親常說樂不可極，肚也笑得疼了，趁好住罷。到陳夕那一日，同我守歲，限你兩人，一遞一個說笑話，我只出耳朵聽著，笑到天明罷。」

二十八日，聖旨、家書齊到。陳榮依謀殺制使已傷，為首律絞決；陳相、安富、白玉、舵工，俱依為從，律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欽賜龍兒福字、鹿尾、金錢、元寶。清寧、坤寧宮賜金豆一升、銀豆三升。水夫人及諸媳、遺珠賞壓歲銀錢。水夫人、田氏、紅豆、素娥復送鸞吹銀緞糕果羊鹿等物。字內說：蛟吟之事。聽鸞吹主持。麟、鳳、鵬、鼈四兒，公袞一冊頁，恭祝龍兒十齡榮壽，並德政詩四十首。素臣候謝鸞吹訓戒龍兒。內述：田寶得子，家眷久到。驥兒已定楚王世子之女。始升贈龍兒冠帶靴袍。鳳姐稟說：父親身體康健，但時常記掛母親。

鸞吹看過，忽然不情不緒起來，虧著龍兒、蛟吟百般承順，過了些時，便丟下了。鸞吹久得尚功之書，一口允親；水夫人書到，便擇了明年正月十五團圓吉日行定，差人往常通知。

成化十三年正月初一日，按嘉興。十五日，行聘。二十日，赴松江勘鹽場，連寧、紹、嘉、鬆四府，共清出勢要中鹽四十一萬五千六百三十引，除去貧難老幼日負鹽十萬四千三百二十引，每歲實增銷官引三十一萬一千三百十引，鹽政肅清。二十五日，拜發終任本章，令金硯飛馳至京。二月初四日本回，奉旨加右都銜，巡按福建，督理戎政如故。

始升致書鸞吹說：「夫人出京，雖為照管女婿，亦因迎養父母。福建途遙路險，難以迎養，女婿年又稍長，政事有蛟吟幫助，衣食有諸家將妻料理，可以放心。婿固當愛，女亦未可久拋也。應否回京，惟夫人自決！」鸞吹還在少年，夫妻又甚恩愛，自鳳姐書來，觸動情腸，常有相思之況，又被此書一提，便決意回京。龍兒苦留不住。蛟吟不尷不尬，便亦力辭欲歸。

鸞吹恐蛟吟一去，龍兒再像前番勞苦，如何當得？卻又想不出留蛟吟之法，一夜睡不安枕，忽然想起，明日便對兩人說道：「我是必要回京的，女兒是斷不可去的。但我既回京，你兩人實有許多不便，不如趁我在此，擇一吉日，替你兩人圓房，便沒有嫌疑了！」蛟吟羞得滿面通紅。龍兒慌道：「姪兒今年只十歲，二妹只九歲，天下那有十歲九歲的孩子成婚之事？這個斷使不得！」

鸞吹道：「八歲幕賓，九歲巡按，也是天下沒有的，何妨自我安古？我原憐你獨自一人，衾寒枕冷。當初二哥與你大母、二母都是同床合被，貼身著肉過來。你只如二哥一般，坐懷不亂，留還女兒原璧，以待將來，才算得一個奇男子。母親書上原說，蛟吟之事聽我主持。如今也不必通知京中，也不必通知常州，由我作主，令你兩人同床合枕，便知寒著暖，毫沒嫌疑。一切飲食起居，疾痛痾癢，互相照料，我去便可放心。也不管你兩人情願不情願，要硬做主張的了！」

龍兒、蛟吟正自沒法，只聽見外面哭聲大起，沸反盈天，鬧上堂來。鸞吹大驚失色。龍兒，蛟吟一時倉卒，亦覺詫異。正是：十歲新郎千古話，九齡巡按萬人心。

總評：

擇婿之法，太上論德，其次論功，其次才貌，門第其末焉者耳。尚功為功名才貌所動，不以孫女為人妾媵，無一字道及門第，其見已高人一等。蛟吟則必欲德與才稱，再議婚姻，將相貌功名一併丟置腦後，方是第一等擇婿之法。八歲小孩作如此見識，咄咄怪事！

龍兒看破改裝，便覺有男女之嫌，萬不愧素臣之子。蛟吟豈料不及此，而顧疑其冷落，以致病幾不起？此則當局者迷，非龍兒厚而蛟吟獨薄，龍兒正而蛟吟獨邪也。論史諸套，都不作設身處地之法，屈殺千古血心任事之人，正復不少！

細寫折篷、撐篙、脫舵、搶板，便知翻船不由風水；既知不由風水，便知翻船之故。若待蛟吟喚金硯給牌票，始起疑心，便非善讀書人。喚金硯給牌票，令成全、伏彼徹夜偵探，正特表蛟吟靈警。妙在以酒多疲乏，沉沉睡去，放過龍兒；尤妙在更抬出素臣，且逆料於數日之前，數千里之外也。心靈手妙，妙何可言！

既翻船，復鑿船，奸徒之計誠可畏！而素臣、蛟吟，一則先事預防，一則臨事急智，俱足以救溺擒凶，誰謂小人之計常伸，君子之防不密耶？獲奸一節，似可不必，而伏安吉之仇合。作書本旨，俾求福田利益者，發一深省，關係甚大，固未可輕議也。

三笑話俱生新，而愈出愈奇，足以瀆靈府而鑿鈍根。尤妙在拖寫除夕，令人無限朵頤之致！